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第一百三十回 獨桌待孫行激勸 一心憂早起迺遭

龍兒正待查問，錦囊已進來稟說：「眾百姓聞大老爺調了福建，聚有數萬人，哭進衙門，要求見大老爺哩！」龍兒忙出坐堂，喚上為頭父老，說：「本院年幼無才，有何好處到百姓，蒙父老們如此錯愛！」父老道：「大老爺年紀雖小，功德極大。裡老們七八十歲的人，連耳朵裡還沒聽見過這樣好官哩！大老爺功德也說不盡，只把場鹽許老少貧難負賣，每年就沾數十萬銀子的恩惠。勢豪占奪鹽業，俱斷還原主，又沾恩數十萬。浙江十一府營汛，不敢冒名糧，添募了萬餘兵丁，又沾數十萬。各寺觀內撤出田業，並各土豪勢官強佔的田房妻女，俱給還原主，又沾恩數十萬。貪官污吏，頭等的都被題參，其次的告病乞休，又其次的都改頭換面，學做好官，把十一府地皮全保住，又不知沾恩無萬無萬！其餘除蛋戶，放債民，清軍田，撤淫祠，禁朝山，絕火葬，除盜賊，斷打降，那一件不是大功德之事！百姓稱大老爺文鐵面、文青天、文龍圖、文爺爺、文祖宗。都是從心坎裡發出來的。忽聞大老爺調了福建，大家如喪考妣。挖肉傷心！裡老們在堂上哭，大老爺聽得見，妻兒媳婦在家裡捶胸跌腳，嚎啕痛哭，大老爺那裡聽見！如今眾百姓們，要求大老爺常做浙江按院，再不，就調做浙江撫院，就是恩典了！」

龍兒感激百姓愛戴之誠，兩隻小眼正在酸酸的流淚，聽到此處，不覺涕淚為笑道：「天下有為父的保留兒子，又可揀缺保升的事嗎？難為父老們美意，本院只心裡知道罷了，保留二字，再也休提！左右，好好扶了父老們出去。」父老們那裡肯去，都嚎啕大哭起來。龍兒滿面流淚，決絕辭謝。良久良久，方始大哭而出，連夜往省中求撫院去了。龍兒進來。兀自流淚不已。那萬餘人痛哭之聲，好不利害，不特鸞吹、蛟吟為其感動，連著僕婦、丫鬟、內監人等，亦俱垂淚不止。正是：

德化官民為一體，情真吳越亦同袍。

鸞吹擇於初八日替兩人圓房。十二日起身，龍兒便由杭州去福建上任，鸞吹便由吳江進京。初八這日，逼著龍兒、蛟吟先拜天地，後拜祖先，送入洞房。鸞吹進去，同吃團圓喜酒，將龍兒、蛟吟都勸有酒意，令小憐伏侍上床，養起花燭，扣門出去。次日一早，悄悄開門，揭帳而視，見兩人臉貼臉的，睡得正熟。怕小孩不知利害，弄些把戲出來，往那頭揭開些被，見了四隻褲管，方才放心。二人起來，拜見鸞吹。鸞吹吩咐：以後蛟吟稱龍兒老爺，龍兒呼蛟吟大姐，合衙稱蛟吟為姨娘，卻不許一字傳出外邊。十二日，發扛起身，鸞吹、龍兒、蛟吟三人，難捨難分，哭得鼻泡眼腫。無可奈何，只得分別。

龍兒因脫靴設祖，哭送的人多，擁擠耽擱，是日只行六十里，住宿石門。十四日早到杭州，將印信交與巡撫。至晚，下了江船，前赴福建。到了浦城縣，福建巡撫差官齎送印信到來，接印任事。福建一省官員賢否，勢惡土豪，以及民情利弊，因是素臣熟游之地，又嘗聽六雄議論，在浙江復與聞人傑、袁作忠縱論時事，浙、閩連界，更有訪聞，便俱有成竹在胸。到建寧府，發入境本，參劾去七八個貪酷官員，拿了一兩個豪惡，便已政聲大起。

鸞吹於四月初二到京，京中已轟傳福建小巡按許多政績矣。是年八月，古心兩子文柔、文訥俱中鄉科。十四年二月，又聯捷中了進士。恰好報喜這日，奉旨調文龍巡按江西。鸞吹到京，夫妻團聚，母女相見了十個月光景，又把女婿掛掛非常。江西迎養更便，便又擇於三月初二日起身，前往江西。

是日，奉上皇聖旨，鐵丐夫婦再留三年。飛娘只得辭謝水夫人回島，姊妹二人慟哭而別。殿試臚傳，曾彥中了狀元；文柔名在三甲，吏部觀政；文訥名在二甲，上館教習。水夫人怕孫子外任，嫁娶不便，擇吉請期。寧文、徐武俱有同慮，便允了婚期。八月，十月，俱娶回家。水夫人見兩個孫媳俱幽嫻穩重，無公侯驕侈，武師薑陵氣質，甚是喜歡。

是年，田氏、紅豆、素娥、湘靈、天淵各生一子，璇姑生一女。田氏子名虎，紅豆子名騏，素娥子名鷹，湘靈子名鯉，天淵子名豹，璇姑女名燕。也是生下數日之內，爭先議親。騏兒尚了皇妃所生的公主；燕姐被皇后定為皇子妃；鷹、鯉、豹三兒，俱被玉麟爭去做了女婿。只有虎兒是鸞吹因有三個月身孕，恐係女胎，千叮萬囑留下，俟分娩後，再議婚姻。十一月內，有信進京，果然生女，東方僑取名雁姐，請踐前約。水夫人就向始升行了小定。

十五年正月，天子因水夫人六旬大壽，將龍兒調升北直巡撫。二月十六，到京升見。天子道：「三年不見，卿已長成如此。然亦不信如此身量，而能威行三省，恩周萬民也！卿調福建，則浙民赴京保留者數萬人；閩民恐被浙民奪去，進京動民本，亦數萬人。調江西亦然。今江西又各聚萬人於京互爭矣。朕以各省皆赤子，故從未准留，而心竊憐之。前欲為卿立券，雖深信卿能勝任，亦不料卿之超群絕倫，至於如此！朕嘗戲謂卿為跨灶；素父之灶，如何能跨？然非素父，實難為卿之父也！聞卿有才妾佐卿幕務，利國澤民，朕與兩宮俱渴欲見之。」

龍兒涕泣謙謝，奏：「臣未婚妾錢蛟吟，隨臣岳母未氏在後，數日內可到，當即率同朝見陛下。」天子道：「卿離父母三年，當給假半月，以盡子職。三月初一日起身赴任。今日不留卿宴，亦不令人宮，慰卿渴見父母之心。俟卿妾到京，同入宮朝見可也。」龍兒感激謝恩。回府，見過合家，隨田氏上藍田樓，跪在膝前痛哭。田氏撫其頭面，淚下沾襟。鴻姐五歲，虎兒兩歲，四隻小眼俱紅紅的流出淚來，真天性也！麟、鳳、鵬、鼇四兒，俱告假回來，弟兄執手，悲喜交集。

是日，水夫人設席款待龍兒。素臣大驚道：「母親怎如此優異他，他如何當得起？」水夫人道：「小兒有過當懲，有功當獎。優異龍郎，堅其為善之念，亦以激發麟、鳳、鵬、鼇、鶴、犀、驥七孫志氣，且為三省蒼生起見，非過分也！若舉劾不當，無功於民，則當罰跪加杖，以懲辱之，我豈徒事姑息者耶？」素臣乃不敢辭。

宮女報酒筵已備，水夫人令素臣、田氏迴避，定龍兒南面，專席；七孫東三四，聯坐兩席；水夫人北面，專席；璇姑等四媳北面，退後，分東西兩席。龍兒汗流浹背，伏地不敢仰首視。水夫人命諸孫掖起，以答素臣之言，約略答之。親賜三杯醇酒，親手取兩朵金花，簪其紗帽，取全疋紅彩披匝其身。令四媳各賜酒一杯，七孫各敬酒一杯。謂麟、鳳諸孫道：「汝等識之，將來如有官守，有功，則如待汝兄者待之；有過，輕則長跪撲責，重則驅逐削籍，勿使玷辱祖宗也！」麟、鳳諸孫，皆頓首受誡。

龍兒這日喜到盡情，向麟兒、鴻姐說：「愚兄中會魁，占鼇頭，占巡按，升巡撫，恩榮喜耀，非不可喜，無今日一宴這樂也！從此矢勤矢慎，益勵公忠，祈得婆婆歡心；若稍有懈怠，何面目見婆婆耶？」紅豆、璇姑、素娥、湘靈、天淵各謂其子：「你們若有這一日得婆婆歡喜，使汝母面上生光，便不枉十月懷胎，三年乳哺辛苦！」驥、鳳、鵬、鶴、鼇、犀諸兒，俱激切感奮，誓做好官不提。

十八日，鸞吹等俱到，水夫人、田氏設席款謝鸞吹、蛟吟，犒賞金硯等一班男婦。十九日，龍兒率領蛟吟入宮，先朝見天子。天子詢問三省情形，蛟吟奏對詳明，瞭如指掌。天子大喜，暗忖：如此才情，如此美貌，而屈於妾媵，非文龍何以堪之！因問：「女子小年聰慧，不過通詩識禮，拈弄翰墨，何以能嫻幕務？」蛟吟奏道：「妾祖錢尚功熟於吏治；臣妾幼聞庭訓，諷讀家編，故得稍效芻蕘。」天子降旨，升錢尚功禮部主事。

令宮女領二人先見太皇太后，次見皇后、皇妃，皇后設宴款待過。蛟吟先見遺珠、長公主等，次以妾禮見鳳姐，鳳姐脹紅了臉，堅不肯受。遺珠令蛟吟行妹見姊禮。蛟吟曲意小心，鳳姐亦執手纏綿，如同胞姊妹一般親熱。皇后、妃細問巡按三省之事，蛟吟應答如流，俱相顧錯愕：「怎許多寶貝，都聚在素父一家？雲從龍，風從虎，洵不誣也！」二人出宮，天子及兩宮重加賞賚，撤蓮燭送歸。水夫人令收拾月恒堂東邊三間，做龍兒臥處，仍與蛟吟同房寢起。

三月初一日，龍兒辭朝赴任，守著京師甚近，舉劾設施，半出素臣，尤恢恢乎游刃有餘矣！七月初旬，素臣即預備慶壽之事，但苦房屋不夠，因於東西兩宅外，復建五進房屋四宅，以居虎臣、雲北、任信、土豪。土豪妻久故無子，被天淵苦勸，已置一妾，故亦建一宅居之。

將西宅第七進居田太夫人子媳，第六進居全性、全身，空出四進，三進，以待遠客。

二十外邊，天生夫婦自島中而來。帶有日京壽禮。尹雄夫婦自遼東而來，楚王妃自長沙而來，乾珠、關蘭、鬆紋夫婦自峒中而來。封門趁便，送女兒來與虎兒成婚。雲北擇於二十八日迎娶，素娥去幫著料理。鵬兒送歸房，被喜娘捉弄，鵬兒酒杯真酒，新郎吃的是武彝茶，弄得大醉。素娥怕水夫人知道，嚇得魂出，罰跪了半夜，被頓氏央求不過，方才放起。次日，虎兒反扮鬼臉羞之。鵬兒道：「昨夜你跪在床上只顧動。我跪在地下不敢動一動；你跪得吃力，便伏在又白又細又嫩的肚皮之上，我跪得吃力，連那又黑又粗硬的地皮也不敢伏一伏；你跪著掩鼻涕時快活得要死，我跪著淌眼淚時苦得要死，不把紅蛋喜果來補我的苦，還扮我的鬼臉嗎？」鵬兒正在說俏皮話兒，不妨突出一個喜娘，哈哈的笑道：「小伯爺不出點年紀，倒是一個老在行哩。」羞得兩人都脹紅了臉，跑開去了。

八月初一日，天子降旨：初二日，三品以上官員，及外國使臣，赴鎮國府慶壽；初三日，命婦慶壽；初四日，朕詣鎮國府祝宣成太君壽誕；初五日，太皇太后率領皇后、皇妃、長公主、公主、郡主慶壽；給素父十日假，在家陪待賓客。素臣因托始升、抱愚傳單各親戚同鄉好友，於初六日慶壽，女眷於初七日慶壽，本家於初八日慶壽，初九、初十兩日謝壽，以便十一日銷假入朝。這一忙，也就忙到盡情。直到二十六日，各遠客陸續俱去。各省督撫，提鎮兩司，各外任相識，如福建六雄、熊奇、袁作忠、邢全、韋杰、易彥、屈明、羊化、羊運、岑猛、岑鐸、開星、索住、薩保、何仁、元思、於人傑、於人俊等輩，外國如朝鮮、安南、扶餘、琉球、中山、爪哇、占城、暹羅、哈密烏斯、藏土魯番、滿刺加、撒馬兒罕等常年進貢，及新降之日本、韃靼，皆奏明准其慶祝者，各致送屏幃禮物，俱打發清楚，內外方得歇息。

又接著水夫人出京之事，仍復忙起。水夫人前經奏准，於九月初一日回家，祭祠掃墓。田氏、阮氏不消說，要隨行，紅豆、璇姑、素娥、湘靈、天淵、寧氏、徐氏，俱未謁祠墓，遺珠連家鄉未見，秋香生子已稱娥娘，也須回去謁拜，諸孫、諸女隨母俱回，連著隨從下人，不只百人。水夫人因家中屋少，向無外、梁公借下兩宅大房，打算分開居住。誰知到了碼頭，本族子姪來接，知皇上已照京中賜第一樣，預建一所房園於吳江縣城外矣。子姪說：「是縣官奉旨，再四囑托五叔，不可寄信入京，恐大嬸奏辭。」水夫人感激皇恩，向北拜謝。

於十月十二日進府，謁祠祭墓，遍拜族黨，款宴親鄰，日日匆忙，未暇至園中一玩。直至十一月初一日，天氣和暖，率領諸媳，入園散步。見園內亭台廊榭，與賜第無二；獨湖水大有十倍，源通震澤，北出峰巒，高聳秀削，更勝豐城，較賜第之人力堆成者，靈蠢大小，迥不侔矣！到得不貪洞內，天光一線，石筍千枝。紫芝石室之內，真有紫芝數百本，歷落其中，比豐城更多更大。香泉石壁之下，真有溫泉，氣蒸蒸然。

田氏、璇姑、素娥、湘靈、天淵俱經過水夫人訓誨，不敢流露喜色，卻也驚以為奇。其餘皆歡容滿面，嘖嘖歎賞。再走幾十步，洞便漸小，滿壁斑斕，五色俱備，眾人玩不忍釋。只見小廳忽然吃驚道：「那壁角邊，不是一盞水銀嗎？」秋香執說是水；天淵看去仍是真紋。水夫人亦見滿壑堆著元寶，暗忖：此物復來，豈非豐城不貪洞中之物，為吾兒所當用者乎？

是日回房，令素娥等趕做圍幔，吩咐：明日如天氣仍是溫和，即輪流坐湯，勿虛天賜。次日，天氣更暖，園中梅樹有數十株吐花；因輪流坐湯，覺香氣更勝豐城，溫而不熱，愈坐久愈覺受用。宮女、官奴從未見過溫泉者，喜得心花俱放，浸在裡邊，幾乎不肯起來。

麟、鳳、鵬、鼈四兒，各賦律詩一道。麟兒頸聯雲：「清潔由來從我好，溫香只合任人憐。」水夫人大獎道：「四首中格律謹嚴，吐屬秀雅，氣足詞煉，水到渠成，自當以鼈兒為冠；而此二句，則非鼈兒所及。鼈兒尚憐溫香，此則獨出塵表。雖通首不及鼈兒，仍當壓卷。作詩第一貴乎用意，此之謂也！」鼈兒俯首愧服。

次日，鳳元妻元氏來見，水夫人以客禮待之。因想起方氏，問：「他祠堂與我們舊宅可相近？」元氏道：「只離有五六家門面。」水夫人道：「明日要往祠中看一看。」次日，先至方祠，見塑像有六七分相似，水夫人拈香熟視，不覺垂淚。元氏驚怪道：「怎我妹子也流出眼淚來？」水夫人定睛細看，果見淚自目中涓滴不已。元氏用巾去拭，拭乾了又流下來，眾人無不驚愕。水夫人道：「曾子雲：『吾得正而斃焉，斯已矣！』姨娘死得其正，足蓋前愆，可無悲矣！土木淚出，非經見之事，急宜收淚，勿以惑人也！」因取巾令璇姑拭之，一拭而止。

別過元氏，上轎至舊宅，只見門閭改換，顯煥非常。水夫人驚問文虛：「皇上既賜新第，何又改建舊宅？」文虛道：「是吳江百姓感謝太師爺恩德，把舊宅改建生祠。」水夫人俟落轎出看，見五間大殿，殿中神座內，坐著龍兒之像，像前四爪龍牌，牌上金寫「欽賜小狀元，兵部右侍郎，右都御史，巡按三省，世襲鎮國公文大公子大老爺長生祿位」。旁邊一色四牌，上寫吳江伯文二公子，大駙馬文三公子，震澤伯文四公子，小駙馬文五公子，俱係大老爺長生祿位字樣。

水夫人看畢，佛然不悅，謂諸夫人：「此輩皆乳臭孩子，怎生當得！欲撤去之，汝等意下如何？」諸夫人未及回答，只見趨進族間姪孫文周，忙說道：「這是通縣百姓的公舉，五叔公阻止不掉，才得塑起來，這個斷使不得！」水夫人沉吟一會，復進第三進屋去，也是五間大殿，殿中塑著素臣之像，像前牌上，金書：華蓋、謹身兩殿大學士，兼吏、兵二部尚書，太保，鎮國公，精忠神勇，首輔元功，文太師爺長生祿位。殿後進去，便是宅門，門上貼著封皮。文周稟說是：「五叔公所封，等閒不許人進去。」水夫人令其開封，文周道：「內有叔婆等生像，五叔吩咐不許開，恐看著疑忌。」水夫人道：「有何疑忌？快些開封！」文周只得揭開封鎖進去，也是五間大殿，中間一間神廚內，塑著水夫人生像，像前牌上是：誥封鎮國太夫人，宣成太君，文母水太夫人長生祿位。東一間，左塑田氏生像，像前牌寫：誥封鎮國左夫人，田夫人長生祿位。右係紅豆，旁列璇姑、素娥、湘靈、天淵各公主、郡主、夫人名號長生祿位。西一間神廚中，旁塑一女像，水夫人看去甚熟，卻想不起。

秋香道：「這便是世子之妾錢娘的面貌，看那兩隻巧眼，不是活像的嗎？」水夫人問文周道：「汝二叔相貌，他們自然摹擬得出。我及汝嬸、汝弟並這錢娘之像，從何而塑？怎也有六七分相像？」文周道：「先是浙江一省要建大兄弟生祠，說都由叔婆及二叔、二嬸養育教誨而成，因至五叔公處懇求。五叔公見其誠懇，拿出一幅全家歡指示，便把叔婆、二叔、二嬸的像臨了去了。後來本縣建祠，就到杭州去請那熟手匠人，照樣塑出。這錢娘的像，是浙江人感他內助之德，從上船下船，上轎下轎，令高手畫師偷看一面半面，湊出來的。前日各位嬸娘起船進門，謁祠祭墓，他們已臨有小像，現在裝塑。大約十日之內，就要迎進這祠裡來哩。」紅豆等俱各失驚，面面覷覷。水夫人細思沒法，亦只得聽之。但吩咐：將這後殿終年封鎖，前兩層亦宜常閉。

文周道：「前兩殿是逐日有人進來燒香點燭，求籤丟筊，不消說關不住。這後殿被五叔公禁住，每月只許朔望兩日，婦女們進去。到那兩日，便擁擠不開，都來禮拜，許願還願，問筊求籤，如何鎖得住呢？」水夫人等俱驚訝道：「這都是活人，向誰告求籤筊？又怎樣許願還願呢？」

文周道：「這也是浙江起的，初時不過禮拜，後來忽有一兩個人為著屈事，進祠去在大兄弟前哭訴，說留得老爺在此，何致受屈無伸。不料哭訴回去，這事就破露出來，都是大兄弟的威靈。到祠祭賽，有附會其說的，說大兄弟本是炳靈公下界，與神佛一般，不是凡人。受冤的便紛紛控訴，把土地廟的簽筊，都送入祠去，求的便准，問的便靈。以致傳到福建、江南並我們縣裡，一概算作神道，求告起來了。如今本縣男人，是在二叔像前求的人多，婦女是在叔婆像前求的多，擁擠不過，才到大兄弟像前求告。江西、浙、閩三省。是在大兄弟像前求的人多，擁擠不過，才到叔婆、二叔像前求告。因本縣是叔婆、二叔像前求的，無不靈驗；大兄弟像前，便有時不靈。三省是大兄弟像前求的，無不靈驗；叔婆、二叔像前，便有時不靈。」水夫人問諸媳：「可解說得出這緣故？」田氏等俱道：「荒唐至此，媳婦們見識淺薄，但覺其謬妄耳。何從推解其故！」

水夫人道：「驗與不驗，皆由於心之誠與不誠；而誠與不誠，又分於心之信與不信。信則誠，誠則驗，此定理也。愚民不知其皆根於心，而妄謂神佛施之，此其謬處。實則向神佛求告，與向生祠求告，同一荒唐，無差別也！家鄉人信龍郎者，自不如信我母

子；三省人信我母子者，自不如信龍郎。此所以驗不驗，各致相反，豈雲無效乎？」田氏等俱大悟感服。

水夫人回去，擇於初八日進京。至期，一早上船，見沿路雖有婦女擁擠，觀看奔送，卻不如到日之多。問起文虛，方知是日迎紅豆、素娥、湘靈、天淵、麟、鳳、鵬、鼈各生像進祠，婦女十分中有八分進城去了。故送者覺少。婆媳們不勝感歎。十八日，至台兒莊起早，因有雨雪阻滯，至十二月二十六日，才得到京。進宮謝恩，辭歲慶節，又是一忙。十六年四月初間，忽然連下冰雹，將京城內外麥苗盡行打爛，水夫人已是憂思。到五、六、七三個月，復遇大旱，寸秧不種，眼見是奇荒了，水夫人焦勞愈甚。八月科場。文謹中了鄉魁，賀客填門。

水夫人歎道：「值此荒年，百姓朝夕不保，要此舉人、進士何用？受弔不受賀耳！」每日憂煎，容顏只顧消瘦，飲食只顧減少，嚇得古心、素臣及合家眷屬，俱如熱石上螞蟻，走投無路。素臣稟道：「京城內外雖是奇荒，卻幸四面皆熟，只荒近京一二百里之地。北直一省，有一百萬石食糧平糶賑濟。龍郎現在檄行地方官，勸諭富戶樂輸，民間元氣已復，不至流離凍餒，母親請免愁煩！若恐仍不敷用，可令人至吳江，將藏銀全數取出，在登州大恩倉及護龍島義倉內，各撥出息米五十萬石，運進京中以助之，則寬然有餘矣！不知母親意下如何？」

水夫人道：「汝為首相，不能調和變理，致干天和。我為汝母，現見天災民瘼，怎諉為氣數，不深自恐懼？賑貸等事，即辦理得善，亦只苟延性命，豈能暢其生理乎？更恐冬日仍無雨雪，明年麥再失收，益不聊生矣！減銀之事，可急去趕辦，欲免我之憂，則正未能也！」因向天淵說道：「前日園中小躉所見之水銀，與豐城一般。郡主前在豐城，雖亦指為水，而顏色神氣之間，卻所見是銀；因諸媳皆以為水，不便獨異故也。我見此銀兩次呈現，知為吾兒合用之物，但用之當有道耳！若使他人去取，必仍見是水，非郡主親往不可。」天淵被水夫人說破，連忙應諾。素臣急令張順、小躉，跟往吳江取銀，向山東去買米不提。

水夫人自九月盼起，盼到十月盡邊，點雨俱無，將一身肌肉盡行落去，臥床不起，每日只吃幾口粥湯。至十一月初一日清晨，喚古心、素臣至床前，囑咐道：「禮云『毀不滅性。』玉佳一身尤為社稷蒼生仰賴，豈可違禮而哀毀若此！我年逾六十，貴居一品，子孫繞膝，便終正命，僥天之幸，至此極矣！獨所未報者，太皇太后、皇上及兩宮之厚恩耳！當責子孫世篤忠貞，以補我未了之念，則含笑入地矣！後事去年亦已備辦；喪葬之事，一切減者。聞太皇太后、皇上、兩宮俱絕葷酒，於宮中祈禱。汝可代我剝切作一遺本，力勸開齋，以免我罪。死後一月之內，即扶柩回南，久羈一日，便致宮中一日哀感。奪情非聖朝所宜，服制一滿，即當馳驛入京，勿留戀墳墓，屈公議以徇私情。此時天下民生稍裕，民志漸正，三年後，當以除釋、老一事為首務，君明臣良，千載一時，機會不可失也！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，汝兩人是我親生之子，固當別論；然有諸媳足以任之，俟浴屍後入房為是。自明日起，即斷藥物，勿令太醫入視也！」古心聞囑，極聲號哭。素臣心窩一陣辣痛，登時暈倒。正是：

生奉彌陀天下有，死除佛老世間無。

總評：

龍兒德政，詳於杭州，略於各府，此於父老口中逐一敘出。而略者亦詳。兵、鹽、巡按三官之政，羅列無遺，方足表龍兒之經濟。

龍兒赴任，鸞吹進京，各不相涉，而轟傳小巡按政績一筆，縮合無痕，藕斷絲連，波分月合，靈妙難言。

龍兒德政，詳於浙、略於閩，江西則並無一字表之，此於天子口中撮總敘出而略者詳，不表一字者亦詳。此史家上乘法，不信如此，亦不料若此跌宕生姿，抑揚盡致，無一字實通其政績，而循吏傳中千字萬字都盡於此。太史公作孔子世家贊，即是此法。

水夫人獨桌一待，而龍兒加勸，麟鳳諸兒知激，關係不小，世之為封君者，盍書此為座右銘。

慶壽頗略，有詳者在後也。妙在見敘鵬兒，俏皮話一席攔入其中，間以活潑之，此為遊戲神通。

吳江賜第，溫泉重至，藏金銀復來，極表天子之優異素臣，而適其體，資其用，以報其攘斥佛老之大功也。或且以為荒忽，慳夫財虜藏銀而赴之者，且如流矣！何況素臣藏銀可來，而溫泉獨不可來乎？非荒忽也。

水夫人論詩真得詩家正宗，意者珠也。無珠則空櫝焉耳，烏足言詩，土木淚出常見於書，一拭即止，誠感誠應，實有是理。後人以《左傳》為誣，皆少見多怪者也。